《千金方》色脉诊理论探微*

吴定泽，王小荣✉，鱼旦旦，张文婷，李杰，黄振海，牟蕊，雷孟茹

甘肃中医药大学，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色脉诊作为中医上古主流诊法之一，指医者根据察色按脉所收集的信息综合诊断的一种诊法，具有其独特的临床价值。该诊法在《黄帝内经》中有所记载，后世医家孙思邈在其《千金方》中对此有继承和发展。色脉诊理论基础源于天、地、人三才之道，以色诊为主要依据，观察的重点在于颜面和眼目部位，其中尤以鼻部最为关键，而脉诊则主要关注寸口部位；在综合分析色脉合参时，应知常达变，遵循色脉间的五行生克规律，并观察胃气的有无，以作出准确的诊断。

关键词：色脉诊；《千金方》；孙思邈

DOI：10.16368/j.issn.1674－8999.2026.10.324

中图分类号：R24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999(2026)10－2122－05

Theory of Facial Color Observation and Pulse Diagnosis in *Qianjin Fang*

WU Dingze，WANG Xiaorong，YU Dandan，ZHANG Wenting，LI Jie，HUANG Zhenhai，MOU Rui，LEI Mengru

Gans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Lanzhou Gansu China 730000

Abstract：As one of the main diagnostic methods in ancient times，Facial color observation and pulse diagnosis refers to a method where doctors make a comprehensive diagnosis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by observing facial color and feeling the pulse. It holds unique clinical value. This diagnostic method is extensively recorded in the *Huang Di Nei Jing*，and later generations of doctors，like Sun Simiao，inherited and developed it in his works named *Qian Jin Fang*. In facial color and pulse diagnosis，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comes from the principles of Heaven，Earth，and Human，with facial color observation as the main basis. The focus is on the face and eyes，especially the nose，which is considered the most crucial. Pulse diagnosis mainly focuses on the Cun Kou area (the wrist pulse). When analyzing both facial color and pulse together，one should understand the usual patterns and variations，follow the generative and controlling relationships of the Five Elements，and observe whether the stomach Qi is present，to make an accurate diagnosis.

Key words：facial color and pulse diagnosis；*Qian Jin Fang*；Sun Simiao

现出土文献中，色脉诊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四川成都天回汉墓 M3 出土的医简，该医简首次出现了关于“五色脉诊”的文献。色脉诊内容主要集中在简一(《脉书·上经》)及简五(《逆顺五色脉臧验精神》)中，且简一部分以五色脉诊为核心[1]。根据天回医简所载内容，色脉诊在中医诊断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除天回医简外，色脉诊在《黄帝内经》《难经》《脉经》等医籍均有记载，其中“五色脉诊”作为扁鹊医学理论最突出的标志，被记载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原文载：“扁鹊虽言若是……合色脉表里有余不足顺逆之法，参其人动静与息相应，乃可以论[2]。”经黄龙祥梳理，扁鹊《五色诊》内容被《千金翼方》辑引“黄帝问扁鹊”传本等其他医籍传承[3]。此外，《千金方》色脉诊理论还继承

* **基金项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五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研修项目｛国中医药人教函〔2022〕239 号｝；敦煌医学与转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项目(DHYX19－02)；甘肃中医药大学“岐黄英才”导师专项基金项目(2022－14，2024－37)

作者简介：吴定泽(1998－)，男，藏族，甘肃兰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医诊法与辨证论治体系的理论和临床研究。

✉**通信作者**：王小荣，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医诊法与辨证论治体系的理论和临床研究。E－mail：357470568@qq.com

了张仲景、王叔和之学说，故《千金方》色脉诊理论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千金方》包括《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集唐代及之前诸家之所长，约于唐永徽三年（公元 652 年）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是孙思邈 30 年后对《千金要方》的补充之作[4]。《千金方》色脉诊集中论述于《千金翼方·色脉》卷，包含《诊气色法》《诊脉大意》《诊四时脉》《诊寸口脉》《诊关上脉》《诊尺中脉》《诊杂病脉》，该部分并未详细论述色脉如何合参，而将色脉合参之法暗藏其中，且对色脉诊之具体部位及其应用分别作出明确阐述，具有指导意义。《千金要方·治病略例》借仲景之言曰：“古者上医相色，色脉与形不得相失[5]。”《素问·五脏生成》云：“能合脉色，可以万全[6]。”《类经·治之要极无失色脉治之极于一》云：“理色脉，察内外之精微也。通神明，色脉辨而神明见也。色脉之应，无往不合……无不有常度也[7]。”可见，若想成为上医，还需色脉合参，方可在精微处作出诊断，提高临床疗效。然色脉诊现今研究较少，且具体诊察部位及理论尚不明确，基于此，笔者对《千金方》中有关色脉诊理论进行梳理探讨。

1　色脉诊原理

《备急千金要方校释》云：“夫清浊剖判，上下攸分，三才肇基，五行假落，万物淳朴，无得而称[5]。”孙思邈在序言中详细论述了万物何以化生，阴阳、三才、五行作为不同的理论架构，代表人类对世界的不同认识角度，万物正是基于此得以化生。人为万物之灵，禀天地之精华而生，自然符合阴阳、三才、五行之理。气之甲骨文为“”，脉之甲骨文为“”，左月右辰，其二者之甲骨文皆在字形中含有“三”之意。《易经·系辞传》云：“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8]。”可见，人生命来源除了父母之精，还需天地间的氤氲，三者相辅相成才有了生命，此乃三才之道。

《千金方》在色脉诊方面的论述，是以三才为基础展开的，其中天以应四时，地以应土德，人以应阴阳。这种生命观不仅体现了中医整体思想，还提示医者在诊断过程中应当全面考虑天地人的因素，以准确诊断。

1.1　法天之四时　在色诊方面，《千金翼方·色脉·诊气色法》云：“此四时王相本色见，故疗之必愈”“察四时五行王相，观其胜负之变[9]。”说明疾病之转归与四时息息相关，医者应先通过脏腑相应色部知何脏有病，再通过四时五行相应的门户以辨别死期（表 1）。

表 1　四时五行脏腑胜负之变表

色部	本色	得病之脏腑	门户	死期
冲眉	白色	肺	阙庭	夏死
鼻	黄色	脾	口	春夏死
人中	青色	肝	目	冬死
颧	黑色	肾	耳	六月死
颐	赤色	心	口	冬死

在脉诊方面论及四时脉法，以四时五季脉为常脉，非其时出现的脉为病脉[10]。因“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6]。四季的阴阳变化，是万物生发、滋长、收敛、闭藏的根本，人与天地之气息息相关，随着四季的更替，人体脏腑气血的运行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些变化在人体的色和脉上均有所体现[11]。孙思邈深明此理，故在辨人之疾病时法天之四时，天人合一，通过观察患者在不同季节气色脉象的变化，如“凡春脉细弦而长……季夏脉洪而迟”，通过描述四时之常脉，以知常达变，来判断患者的病情。

1.2　合地之土德　《千金要方·治病略例》引《伤寒论序》云：“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5]。”《千金翼方·色脉·诊气色法》云：“察病气色，有赤白青黑四气，不问大小，在人年上者病也，惟黄气得愈。”“按明堂察色，有十部之气，知在何部[9]。”孙思邈在色诊时对“明堂”与“黄色”对应的中央土十分重视。“土枢四象”“中央土以灌四傍”。土作为和合阴阳的重要源头——中正、平和的展现，在平人身上表现为胃气和。《临证指南医案·不食》云：“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12]。”《千金翼方·色脉·诊脉大意》云：“夫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乃传于五脏六腑，五脏六腑皆受气于胃……皆以胃气为本也[9]。”孙思邈在论及脉诊时亦提及胃气。胃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性，可断生死，是因为其具备中土之属性，能够调和阴阳，维系生命之平衡[13]。

1.3　辨脉之阴阳　孙思邈在专论脉诊时，重视脉之阴阳，如“脉有尺寸者，从关至尺是尺内，阴之所治；从关至鱼际是寸内，阳之所治”。通过脉的位置来分阴阳，关前为寸为阳，关后为尺为阴。孙思邈还通过脉型分阴阳，凡浮、数、弦、滑、牢、洪、实、动、长脉为阳脉，沉、芤、细、紧、缓、虚、微、弱、迟、濡、涩、短脉为阴脉。此外，孙思邈还探讨了阴脉、阳脉之间的相互关系，如“脉有伏匿者，谓阴阳更相乘伏也……脉居阳部，反阴脉见，为阴乘阳也，虽阴脉，时浮滑而长

者，此为阴中伏阳也”。脉象若有潜伏隐匿之象，乃阴阳相互乘伏之表现。若脉象本属阴部，却出现阳脉特征，此乃阳脉乘于阴位，即使呈现阳脉，若其时而沉涩短促，则表明阳中潜伏有阴象；反之，若脉象本属阳部，却出现阴脉特征，则为阴脉乘于阳位，即使呈现阴脉，若其时而浮滑延长，则意味着阴中潜藏有阳象。孙思邈之所以在诊脉时重视阴阳，是因为阴阳为万物变化之本，且治病必求于阴阳[14]。“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治病必求于本。”无论是色脉、气血，抑或“色以应日，脉以应月”之日月等因素，均为辨识阴阳的手段。

综上所述，孙思邈在察色按脉时以天之四时、地之土德为纲，并在诊脉时重视阴阳。色脉诊正是把握住了三才之道，才能够精准地诊断病情，其法既合天地人之道，亦彰医者之匠心，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

2　色脉诊具体部位

2.1　诊色于面目　《千金翼方·色脉·诊气色法》云：“夫五脏应五行，若有病，则因其时色见于面目，亦犹灼龟于里，吉凶之兆形于表也。”可见，《千金方》所记载的色诊方法，重点在于察面目以辨吉凶。

在进行面色诊察时，分为观察整体面色和观察脏腑对应的色部两种方法。观察整体面色时分为以下两种：一是诊脏腑之本色以知病在何脏，如肝受病多色青；二是诊脏腑之真脏色以别生死，如“病人色青如翠羽者生，青如草滋者死。”此外，整体面色多与目色、季节相比较，通过五行生克关系预测转归，如“春，面色青，目色赤，新病可疗，至夏愈”“春见青气，节尽死”。观察脏腑对应色部时，多以部位定脏腑以知病在何脏，如“白色起于两眉间薄泽者，病在皮肤”。再通过色部的颜色以辨转归，如“如下黑气细如绳，在四墓发及两颧骨上者死，或冬三月，远期至壬癸日，逢年衰者不可理，病者死”。

“目者面之渊[15]”（《冰鉴·五官》）。“渊，深也[16]”（《小尔雅》）。眼目作为面之深渊，聚面色之气而凝聚为精，面色之所察可更好地体现于眼目。“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察目可知五脏六腑之精气。《千金方》在色脉诊诊目时存在 3 种情况，一是将目色与面色对比，通过生克关系作出诊断；二是将目作为色部，以知病之所在，如“目色青黄赤白黑者，病在筋[9]”；三是诊目睛之光泽神采，以察人之精明，如“切脉动静，而视精明，察五色……决生死之分也[5]。”可见，孙思邈在诊面色之余同样重视对眼目的诊察。

2.2　诊脉于寸口　孙思邈继承扁鹊之医学思想，在《千金翼方·色脉》中未提及其他脉法，脉诊独取于寸口。寸口为脉象会聚之地，也是手太阴肺经的动脉所在。因人一呼一吸之间脉行六寸，人禀二十八星宿之气而有二十八脉，脉度总数为一十六丈二尺，经单位转换为一千六百二十寸，脉象营卫一天循行五十遍于周身，所以人一天有一万三千五百息，可见寸口与脉相应，“寸口者，五脏六腑之所终始[17]”（《难经·一难》）。故诊寸口可知五脏六腑之变化。

研究发现，《黄帝内经》中色脉诊的脉诊部位主要为独取手太阴寸口或者诊察脏腑经脉循行路线上的异常脉动[18]。《千金要方·诊候》中有三部九候脉法的记载，在脏腑病专论第十一至二十卷有脏腑相关经络是动病、所生病的相关记载。可见，孙思邈熟知，通过观察脏腑经脉循行路线上的异常脉动，可以有效诊断疾病。然其并未在《千金翼方·色脉》中对此作相关记载，而是独取于寸口，其原因可能如下。一是色脉诊为扁鹊医学一脉所传承，《难经》中所记载的是动病与所生病主要用于辨气血与辨病之先后；《灵枢·经脉》中所记载的是动病指该经及相应脏腑有变动就会有如下症状，是主病指该经腧穴可以治疗如下一些病症，两者概念不尽相同。二是《素问·三部九候论》中以人之头、手、足为三部，每一部又分天、地、人三候，共为九候；《难经·十六难》与《难经·十八难》中以寸、关、尺为三部，每一部又分浮、中、沉三候，共为九候，两者概念不同。三是察脏腑经脉循行路线上的异常脉动在《黄帝内经》中多用于指导针刺，而非指导色脉合参。四是经扁鹊实践，独取寸口脉法在《难经》中进一步整合了三部九候诊脉法，成为一种复合的诊脉法[3]，该法能代替三部九候诊脉法而准确地反映人体内部的生理和病理变化，对人体之变化进行诊断[19]。综上所述，《千金方》在色脉诊之脉诊方面虽然对《黄帝内经》中的脉诊知识进行了继承，但在脉诊部位方面却继承了《难经》独取寸口的思想。

3　察色重于候脉

《千金翼方·色脉·诊气色法》云：“夫为医者虽善于脉候，而不知察于气色者，终为未尽要妙也。故曰：上医察色，次医听声，下医候脉。”该论出现在色脉诊专论卷首，可见其深意。医者即便精通诊脉之术，然若未能细致观察患者之气色，则病情之全貌难以尽悉。故以察色、听声、候脉三者辨医者之高

下，说明医者当以察色为先，方能尽其精妙。《难经·六十一难》亦云："望而知之谓之'神'……切脉而知之谓之'巧'[17]。"由此观之，就色诊与脉诊而言，古医籍中更重视色诊。

《千金翼方》云："是知人有盛衰，其色先见于面部。"这里的色，多指脏腑因病而外现之本色，如"肝受病色青……肾受病色黑。"当人体出现疾病时，其脏色往往会通过面部首先表现出来。因面部色泽的形成源于气血在面部的充盈和表现，如"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故内脏气血出现病变时更容易在面部显现。此外，有时会出现病先见于色而不见于脉的情况，如《灵枢·邪气脏腑病形》所云："虚邪之中身也，洒淅动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见于色，不知于身……莫知其情[20]。"当人体感受虚邪时，会出现面色改变而本人并未察觉的情况。在此过程中，脉象变化并不显著且病情往往较重，扁鹊诊齐桓侯之疾正应此理。

医者在运用色脉诊时，需要察得病者之"神"，方能达到《素问·移精变气论》中"治之极于一"的水平。此处之"一"应指色脉相应诊察疾病时"神转"的状态[18]。为了达到这种状态，医者需保持高度专注，通过察色的方法"以神会神""一会即觉"，来辨识病人之"神"，而察"神"之部位则在于目。《灵枢·大惑论》曰："目者，五脏六腑之精也，营卫魂魄之所常营也，神气之所生也""目者，心之使也。心者，神之舍也[20]。"可见，精神状态的判断主要赖于目诊[21]，五脏六腑之精也见于目。

4　色脉合参方法

孙思邈所处之年正值烽鼓不息，流民失所，疫疠传染，病患盈途之时[22]。正是出于此背景，感人命之千金，《千金翼方·色脉》所论及之内容主要以决生死，定狐疑，判吉凶为主[23]。《千金翼方·色脉》中虽对色脉诊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但并未在此章节中详细阐述如何色脉合参，具体的色脉合参内容散见于《千金要方》中的脏腑专论篇，且多源于《黄帝内经》《难经》。原因可能如下：一是色脉诊从俶贷季之时的"上古"到黄帝之时已属于"暮世"[18]，孙思邈则相较于"暮世"之时更为久远，此时色脉诊的影响力已经逐渐下降，其运用也远不如"上古"之时熟练，故不在专论里论述如何合参；二是色诊或脉诊单独应用也可诊断疾病；三是孙思邈认为，色脉如何合参之理法，与《千金翼方》中记载的察色按脉应用原理相同，故不再次论述。

经笔者研究，色脉合参之应用理法确与《千金翼方》中记载的察色按脉方法相同，具体可表现为：知常达变，以知顺逆；色脉相生则生，相克多亡；色脉有胃气则生，无胃气之真脏见之多亡。

4.1　知常达变，以知顺逆　孙思邈在论及色脉时，常通过论述正常色脉，知常达变，以判断患者之病情[24]，如"病人本色青，欲如青玉之泽，有光润者佳""凡春脉细弦而长……季夏脉洪而迟"。若不应常色常脉，则通过后文论述其之生克关系以辨轻重。

4.2　色脉相生则生，相克多亡　《千金翼方·色脉·诊气色法》中论及察面目如何合参，说明面色与目色为相生关系时，其病多愈，且治愈之时为目色所应之时，如"春，面色青，目色赤，新病可疗，至夏愈……冬，面色黑，目色青，新病可疗，至春愈"。面色和目色为相克关系时，其病预后多不佳（表 2）。在面色与四季之色合参时，季节所代表之色见同色或所克之气，皆死，如春季见面青或面白皆死。《黄帝内经》在论及色脉合参时云："真肝脉至……色青白不泽，毛折，乃死""见其色而不得其脉，反得其相胜之脉，则死矣；得其相生之脉，则病已矣[20]。"说明脉与色相克时其病多危，其原理与上述辨面与目、面与四时、脉与四时相同。故色脉合参时，若色脉所应之五行为相生关系，其病多愈，为相克关系时，预后多不佳，色脉所属五行相同则应辨是否有胃气。

表 2　《千金翼方·色脉·诊气色法》面色目色相克之症状与转归

面色	目色	症状及病机	转归
青	黄	病人著床，心痛短气，脾竭内伤	百日复愈
青	黄	欲起彷徨，因坐于地，其立倚床	能治此者，可谓神良。
赤	白	忧恚思虑，心气内索，面色反好，急求棺椁	死
赤	白		十日死，急求棺椁
黄	青	饮酒过多当风，邪风入胃，络于胆，胆气妄泄	六日死
黄	青		九日必死，虽有天救，不可复生
白	黑	荣华已去，血脉空索	死，虽遇岐伯，无如之何
黑	白	肾气内伤，病因留积	八日死

4.3　色脉有胃气则生，真脏见之多亡　真脏即无胃气，如《四诊抉微·五色见于面审生死诀》云："如经云以缟裹者……与弦、钩、毛、石之独见而无胃气，名曰真脏[25]。"无论色脉，见真脏时人若不病也不久将亡。《千金方》中面色黄者多不死，见真脏色或真脏脉多死。故色脉诊中见真脏色或真脏脉则预后转归多不佳，若再细分则需合参其他信息的生克关系而诊断之。

《千金翼方》曰："凡疗病，当察其形气色泽，脉之盛衰，病之新故，乃可疗之。形气相得，色泽以浮，脉顺四时，此为易治；形气相失，色夭不泽，脉实坚甚，脉逆四时，此为难疗。"此为画龙点睛之笔，言简意赅地说明色脉如何合参，是对色脉生克关系和色脉有无胃气的总结。在治疗疾病时，必须仔细观察患者的形体、气色、脉象以及病情的新旧程度，知常达变，整体把握有无胃气；再通过形体、气色、脉象的生克关系以辨别其治疗难度。若患者形体与气色相互协调，面色光泽显现，脉象顺应四季变化，表示病情较轻，易于治疗。反之，则病情严重，治疗难度较大。因此，医生在治疗过程中，需全面考虑患者的整体状况，以确保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5　结语

通过对《千金方》中色脉诊的梳理与分析，现将所得结论与讨论总结如下。色脉诊的理论基础源于天、地、人三才之道；应以色诊为主要依据，其观察的重点在于颜面和眼目，颜面尤以鼻部最为关键，而脉诊则主要关注寸口部位；在色脉合参时，应知常达变，遵循色脉间的五行生克规律，并观察胃气的有无，以作出准确的诊断。

孙思邈在《千金方》中对色脉诊进行专论，可见孙思邈对色脉诊的重视程度及色脉诊的重要性，医者临床时也当时刻铭记此法。对色脉诊进行进一步研究有助于充实中医学宝库，为临床诊疗提供新思路[26]。

参考文献：

[1]柳长华，顾漫，周琦，等. 四川成都天回汉墓医简的命名与学术源流考[J]. 文物，2017(12)：58－69.
[2]司马迁. 史记[M]. 北京：长城出版社，1999：422.
[3]黄龙祥. 扁鹊医学特征[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5，21(2)：203－208.
[4]赵俊起. 孙思邈《千金方》针灸学术特点探析[J]. 山东中医杂志，2019，38(3)：229－232.
[5]孙思邈. 备急千金要方校释[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6，8，29，958.
[6]黄帝内经素问[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
[7]张介宾. 类经[M].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6：325.
[8]周易[M]. 长沙：岳麓书社，2000：362.
[9]孙思邈. 千金翼方校释[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622－629，631，633.
[10]王超，徐旻灏，吴琼，等. 四时五脏脉法源流探析[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3，29(12)：1963－1966.
[11]顾漫，柳长华. 天回汉墓医简中"通天"的涵义[J]. 中医杂志，2018，59(13)：1086－1091.
[12]叶天士. 增补临证指南医案：吴江·徐灵胎先生评本[M]. 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150.
[13]杨真海. 黄帝内针：和平的使者[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64－68.
[14]李增华，施文秀，沈玉杰. 人迎寸口脉诊法针刺应用初探[J]. 中医学报，2018，33(5)：903－906.
[15]曾国藩. 冰鉴：绣像本[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217.
[16]杨琳. 小尔雅今注[M].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1.
[17]凌耀星. 难经校注[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1，99.
[18]王娇，顾漫.《黄帝内经》色脉诊理论探析[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2，28(10)：1553－1558，1579.
[19]刘秀艳，高文艳，林一帆. 中医"寸口脉法"临床应用现状分析[J]. 中医学报，2018，33(4)：685－688.
[20]灵枢经[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
[21]张徽，张其成，刘路路，等. 中医目诊与精、气、神学说的关系[J]. 中医杂志，2019，60(7)：625－627.
[22]钱超尘，温长路. 孙思邈研究集成[M].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12.
[23]杜松，刘治中. 金元以前中医色诊理论研究[J]. 云南中医学院学报，2010，33(2)：11－13.
[24]周勇杰，顾漫.《黄帝内经》"逆顺"思想研究[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21，44(1)：26－33.
[25]林之翰. 四诊抉微[M].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9：9.
[26]杨泽，王梦蕾，刘玉良.《黄帝内经》色脉合参思辨方法探微[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20，35(10)：4867－4869.

收稿日期：2026－04－12
编辑：孙铮